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九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尼

尼字正叔，岳從子，漢尚書右丞勗孫。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除宛令，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篡位，引疾去。齊王冏引為參軍，封為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有集十卷。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雷之涔涔。始濛澳而徐墜，終滂霈而難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瀸瀸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竈

游于門閫，蛙蝦嬉乎中庭，櫂二源之并合，冥黔首之爲魚，處者含悴（初學記作含悴）于窮巷，行者歎息于長衢。（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

收絳蜺于漢陰。（初學記霽晴門、御覽十四）

惡道賦（藝文類聚作西道賦，今從書抄、初學記）

冥山河之岨阨，倦關谷之盤紆，車低徊于潛軌，馬侘傺于險塗，狗肘還句，羊角互戾，冤窟連投，十數億計，后子之淵，坎埳之穴，支體爲之危竦，形骸爲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斃，若其名坂，則羊羹八特，成皋黃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傷，殆顙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脂蹄穿蔑，摩髖脫軀。（藝文類聚七，又略見書鈔一百五十七）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什僵。（初學記二十四）

反樾倒㩇，隤附皺從，莊鄉壁屈，軸詰坑低昂。（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一）

㥞退賦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遊遨、望衢塗而投軌、迴翔風以理翮翼、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順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遊處之冉遇、奚惓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志、傅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違兼利以濟時、聊安志于柱史、由抗迹于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詠、遂逡巡而造辭、藝文類聚二十六

豈遁世之獨立兮、庶北門之在茲、歸幽巖之潛穴兮、託峻岳之崇基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東武館賦并序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志、而無移易之慮、子且爲我賦之、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九十四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陋里巷之囂塵、慕

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千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遼曠、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脈散、芙蓉映沼、靈芝被岸、于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攜彈、娛志蕩心、括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藝文類聚六十三

飛甘瓜于浚水、投素柰于清渠。藝文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七十

釣賦

抗余志于浮雲、樂余身于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距、甘餌垂芬、眾鯤奔派、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繽紛、輕竿俞幟、雲往颸馳、光飛雷入、曜靈未及、覽筴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夫膾此潛鱗、名工習巧、飛刀逞

投淹剖岸流芒散纓擲隨風離鍔連鬛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
酸鹹調適齊和有方紅麴之飯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
神安體易思難忘藝文類聚六十六書鈔一百四十二引三條一百四十四又一百四十五引三條初學記二十二御覽八百五十又九百七十七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輝體淳剛之正氣先
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神盡數研幾至精形生于未兆聲發于無象
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見其迹去則不知其往似
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威而不暴
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
變腥臊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酒醴
旨酒濃醇烹飪煮鼎灼龜雕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製戎
器弓戟不恭砥鍊兵械整飭軍容四海寧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

解甲釋冑銷鏑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于耕農戎馬放于外廄及至焚野燎原埏光赫戲林木摧拉砂礫煎燦騰光絕覽雲散霓披遂乃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莘山林爲之崩陁川澤爲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垌不爇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于凜秋條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霆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惡也是以上聖擬火以制禮鄭僑擬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藝文類聚八十 初學記二十五

若夫名刀寶劍曠世絕殊鍊質于昆吾之竈定形于辟燭之鑪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引兩條皆作火賦 案溥木作武庫賦并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其

由來也阻遐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拔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翡林聯閬風之崖逈顧玄圃之蕭參于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闞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嚙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準三光以定容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澈清醴瑤琰而外見藝文類聚七十三又八十四

瑇瑁椀賦

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于清源或掉尾于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繇摘藻辰極光曜

炫晃。昭爛熻赩。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于錯鏤。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逑。藝文類聚八十四

扇賦

夫器有輕麤。用有疏密。安衆㠯方為體。五明㠯圓為質。或託形于竹素。或取固于膠漆。至若羽扇靡彫。靡刻方圓。不應于規矩。裁制不由于繩墨。始顯用于荒蠻。終表奇于上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引三條

案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六有潘尼秋菊賦今編入潘岳集

安石榴賦 并序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菓。是㠯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

余還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卻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側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㠯樂志。可㠯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合乍披。遙而望之。煥若隨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

出雲閒洲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遙遊曷託斯樹吕棲遲遡祥風而容與俯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拔綠葉于脩條綴朱華兮弱榦豈金翠之足珍實茲葩之可嘉商秋授氣收華斂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采曜質已上四句從初學記二十八補滋味浸液馨香流溢藝文類聚八十六

桑樹賦

從明儲吕省膳憇便房吕偃息覿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吕四射嶷洪儲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遙俛眺靈根上眺脩條洞芳泉于九壤含溢露于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下逍遙吕極望上扶疏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啟茲起尋抱于纖毫崇萬匱于始基藝文類聚八十八

芙蓉賦

或擢莖㠯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疑連璧之攢會。御覽九百九十九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㠯爲舜華，宣尼㠯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㠯其異乎，何名之多也。藝文類聚八十九　文選陸機歎逝賦注

鼈賦并序

皇太子遊于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銜鉤㠯振掉，呼駭人而可惡，既顛墜于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㠯鶴顧，或頓足而鴈距，或曳尾于泥中，或縮頸于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藝文類聚九十六

荅傅咸詩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此職

孰天下清議宰割百風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藝文類聚三十一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撫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御覽二百五十九

七月七日玄圃園詩序

七月七日皇太子會于玄圃園有令賦詩 初學記十

釋奠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于上庠釋奠于先師禮

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于兩楹之間陳罍洗于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其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閨閤般辟俛仰可以徽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

道藹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臣肯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外親覩盛美濺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藝文類聚作三光迭遷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幾祚㠯大寶登㠯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變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初學記作敦悅古訓尊道讓齒降心下問鋪㠯金聲光㠯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閣闈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垂師十日告虞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

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璉、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后摛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維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有九、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假躡風雲、攀龍是廁、身潔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晉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三十八又初學記十四引兩條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化靈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翔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既盈，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藝文類聚□□□　初學記二十四

鼓腹巖穴，擊壤路隅，藉頌洪德，擬述羣儒。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四終

惎當作患

全晉文卷九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潘尼二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義，不虛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藝文類聚從作順 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惎憂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

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竝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緫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喈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于上俗弊于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彌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于私欲而終于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

故交立而益厚謀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

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于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

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内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吕奉上愛敬吕事親可吕御一體可吕牧萬民可吕處富貴可吕居賤貧經感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管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乘輿箴（并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有吕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吕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吕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

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于好聞其過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文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所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于箴規諫之順者尤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眾欲文繁而義流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旁窺崇軌譬猶丘垤之擬華岱恆星之擬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肇建兩儀既分彝倫攸序萬邦糾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焉倚匪哲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其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儆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能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

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叔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正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民是司牧，祝之猶傷，而知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厥繼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于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文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于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或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匙不爲累，由夷逃寵，遠于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

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是斯罔。敢告納言。晉書潘尼傳。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一

燈箴序

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濟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御覽八百六十九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書鈔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于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昇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

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庶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于既往。而事簡于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于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濯流河朔。動若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藝文類聚五十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

潘岳碣

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

潘滔

滔字陽仲。尼從子。惠帝時。為太子洗馬。散騎侍郎。懷帝時。東海

王越已爲司馬，轉長史，遷河南尹。

遺王接書

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已應秀才行。（晉書王接傳：永嘉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

顧榮

榮字彥先，吳國吳人，吳丞相雍孫。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入晉，拜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趙王倫篡位，遷大將軍長史。倫敗，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轉中書侍郎，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召爲驃騎長史，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入兼侍中。惠帝西遷，避亂還吳。陳敏據江東，已爲右將軍、丹陽內史。尋起兵攻敏，事平，復還吳。懷帝徵侍中，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已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永嘉六年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即晉王位，追封

爲公有集五卷

上安東將軍牋諫爲鄭貴嬪祈禱廢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于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晉書顧榮傳

上書言南土人士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

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晉書顧榮傳榮又言云云書奏皆納之

與親故書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晉書傅咸傳

與楊彥明書

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晉書顧榮傳

與鄉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晉書陸雲傳

顧和

和字君孝榮族子王導爲揚州辟從事累遷司徒掾尋爲長水

校尉東海王沖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還散騎侍郎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轉吏部尚書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時遷尚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遷尚書令太和七年遜位拜左光祿大夫卒贈侍中司空謚曰穆有集五卷

議祀南北郊表

太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于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宋書禮志三康帝建元元年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云云于是從和議）

表濟南王宜奔服

爲人後者降其所生奪天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濟南王統昔爲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通典八十二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云

上言拜三公不應設樂服冕

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案衞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于階庭禮成于拜立歡宴未交無事于樂又案六冕之服主于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通典七十一咸康三年

諫假保母周氏名號疏

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于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書顧和傳

奏復冕旒舊章

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晉書顧和傳中興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成帝下太常改之）

奏劾謝尚擅殺陳幹事

尚先劾姦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滅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案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晉書顧和傳）

奏禁喪服違制

禮所以軌物成敎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衞崇本由疏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

闓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積替始于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晉書顧和傳

奔喪議

案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通典八十康帝建元初尚書僕射顧和議

蘇宙

宙趙國人泰始末太守曹志召爲功曹後遷鎮東司馬元康中入爲國子博士

移國子博士自理

郡將曹公昔臨獎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游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逼遮爲功曹尋被州召不爲公察孝也欲深其罪祟飾虛名

已感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于君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
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
赴、為位敘髮、成踊襲絰、對孝子之心、目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
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型古典、不失舊物、若此為罪、
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迴說、喪已還東阿、西
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啟處、加宙凶薄、
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案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
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
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為久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
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
祭之文、通典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五終

全晉文卷九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機一

機字士衡，吳郡吳人，大司馬抗第四子。孫晧時，爲牙門將。吳亡，十年不仕。武帝末，與弟雲入洛，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惠帝卽位，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歷吳王晏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尋爲趙王倫相國參軍，封關中侯，進中書郎。倫誅，坐徙邊，遇赦。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假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河橋之敗，與弟雲及從弟耽並誅。有晉書四卷，洛陽記一卷，要覽若干卷，集四十七卷。

浮雲賦

有輕虛之豔象，無實體之眞形。原厥本初，浮沈混幷，六律篇應，八風時逝。玄陰觸石，甘澤霧霈，勢不崇朝，露彼無外。集輕浮之眾采，

廁五色之藻氣、貫元虛于太素、薄紫微而竦戾、若層臺高觀、層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若靈囿之列樹、攢寶耀之炳燦、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巖英煥、龍逸蛟起、熊厲虎戰、鸞翔鳳翥、鴻鶩鶴奮、鯨鯢泝波、鮫鰐銜邁、若秬鬯揚芒、嘉穀垂穎、朱絲亂起、羅袿失領、飛仙凌虛、隨風游騁、有若芙蓉羣披、蔣華總會、車渠繞理、馬瑙縟文、口龜甲、錯龍鱗、藝文類聚一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刪併初學記一御覽一又八又八百八題誤作靈芝賦事類賦注二

白雲賦

覽太極之初化、判玄黃于乾坤、考天壤之靈變、莫據美乎慶雲、繞蓬萊以結曜、薄崑崙而增輝、攄神景于八幽、合洪化乎烟熅、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靈后、擢性洪流、與曜貿泉、升遊融上、盈八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于邂逅、崇朝而儵忽、望九衢以遠肆、明皇極而永舒、蔽陽光于湯谷、闇天文乎帝居、齊

濛茫于無極、等混昧于太初、執靈鳳于蒼梧、起潛龍于瀕汴、高騰永逝、絡繹參差、內揚琢禯、外襲紫霞、紅蕊發而菡萏、金翹援而含葩、神收鬼化、㒹性遊序、鳥殊類而比栖、獸異迹而同處、蛟引翳而竝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目軒𦐆、鶩企翮而延佇、若夫神口耀精蒼雲仰浮、方跱圓踞、綺口日口長城幽蜿、朵閣相扶、叠瑤臺之截嶭、構瓊閣之離婁、雄虹矯而垂天、翠鳥軒而扶日、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引四倸藝文類聚一初學記一、文選鮑照升天行注御覽一引兩條又八引兩條藻密高舒、長帷虹繞、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引陸機雲賦

感時賦

悲夫冬之爲氣、亦何憯凜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暮、夜緜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敷會雲之蔵蕤、墜零雪之揮霍、與冽冽而寢興、風謖謖而屢作、鳴枯條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巃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望八極以㟍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

之方慘㠯萬物之能歎、魚微微㠯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猿長嘯于林杪、鳥高鳴于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恒覩物而增酸、歷四時㠯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㠯嗚咽、望永路而汍瀾、藝文類聚三、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七、

結濃霜于露室、凝行雨于雲根、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

祖德賦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播九德㠯弘道、振風烈㠯增劭、彼劉公之嬌嬌、固雲網之逸翰、旣憑形㠯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于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于大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㠯高揖、正端冕而大虓、戢靈武于旣隆、恢時文于未煥、騰絕風㠯逸鶩、庶遐蹤于公旦、藝文類聚二十

述先賦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于已曠，昭前光于未戢，抱朗節曰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逆，招長轂于河畔，飲冀馬乎江瀨，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國降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粹其既休，元勳暟而彌舉，襲袞服于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曰逝止，亮身沒而吳亡。藝文類聚二十

思親賦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靡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擁甕，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瑰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述思賦

情易感于已攬思難戢于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臧懸中心于同氣分戚貌于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促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覩尺景㠯傷悲俯寸心而悽惻二十一藝文類聚

豪士賦并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㠯爲量者存乎我因物㠯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㠯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㠯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于天理盡于民庸夫可㠯濟聖賢之功斗筲可㠯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

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翫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于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于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懷止

訪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
竊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逞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
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
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陵、危
機將發、而方偃仰瞻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
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
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
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
名于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
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
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
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

迺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簣之豐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四晉書陸機傳）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微逝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恃才環而功大于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于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傾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奚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趣歸藩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爲出以自隕歎禍至于何及（藝文類聚二十四）

遂志賦并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于洛汭，胡受瑞于汝坻，繇鳴鳳于百祀，啟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燭，豈舜族其必陳，歷禋祀于故墟，饗禴祭于東鄰，彌八業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于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縣邈，豈孤人之能胤，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眇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傅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于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于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刖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遷動，雖紛亂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

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擬遺迹于成軌，詠新曲于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藝文類聚二十六

扶輿王以成命，延彝期乎天祿。文選謝靈運張子房詩注

懷土賦并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于存物，惋隤年于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于江介，寄瘁貌于海曲，覽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塗之良難，愍栖鳥于南枝，弔離禽乎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于飴芷

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藝形何興而不言藝文類聚二十六

行思賦

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水經泗水注

行魏陽之枉渚同上

背洛浦之遥遥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㠯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啟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涼氣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㠯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濬羨品物㠯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宦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遊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藝文類聚二十七

思歸賦 并序

余秉役京室去家四載㠯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賊作亂王師

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衛順有送懷歸之思貫而成篇藝文類聚二十七御覽六百三十四

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沾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絕音塵于江介託影響于洛湄彼離思之在人恆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于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恆立表以望之藝文類聚二十七又略見文選月賦注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注

棹河洲之輕艇御覽七百七十

別賦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朞經

春秋之與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思、藝文類聚三十

歎逝賦并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懟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覽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

可悲、心惆焉而自傷、苑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搆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傷懷悽其多念、慼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于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㠯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㠯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于遺存、得十一于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爲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

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攄、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戒、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文選

藝文類聚三十四

愍思賦并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益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儵忽、歲既去其晼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嗟萬物之遷念、怨伯姊之已逝、尋遊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除、顧眄兮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為我悲、孤鳥為我鳴、藝文類聚三十四

大暮賦并序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

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邪、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維歲而俱喪、諒壯歲之揮霍、豈人生之可量、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覿細木而悶遲、覩洪櫃而念榯、顧黃壚之杳杳、悲下泉乎翳翳、挫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惠、徒假顏于須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于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嗽幬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殽饛饛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于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泝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庭樹兮葉落、墓草兮根陳、藝文類聚三十四、初學記十四、又略見魏志文帝紀注、御覽五百五十一

播芳塵之馥馥、文選謝朓八公山詩注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䰂以辭世披宵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沉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藝文類聚三十六

應嘉賦 并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霞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氣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淵泝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覩幽人之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予于是犇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于途而門嶠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賁軀而貞卜哀形骸之可忘嘆投轡其必谷方介巨于尺泉託寡休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

昔其如玉，窮覽物㠯盡㣲，將弭迹于餘足。藝文類聚三十六

感丘賦

汎輕舟于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覩墟墓于山梁，託崇丘㠯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壘壘，于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眄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㠯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㠯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生矜迹于當已，死同宅乎一丘，騁形骸于下淪兮，飄營魄而上浮，隨陰陽㠯融冶，託山原㠯爲疇，妍媸混而爲一，孰云識其所修，必妙代㠯遠覽兮，夫何徇乎陳區，爾乃申舟人㠯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㠯保兹，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藝文類聚四十 初學記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機二

文賦并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㠯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㠯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于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㠯辭逮、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佇中區㠯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㠯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懍懍㠯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

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㠯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于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㠯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㠯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㠯凝思眇眾慮而為言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始躑躅于燥吻終流離于濡翰理扶質㠯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㠯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㠯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

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㠯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㠯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㠯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㠯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㠯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㠯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于先條、或俯侵于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

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眾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于集翠、綴下里于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于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于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㠯存異、徒尋虛㠯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㠯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㠯婉約、每除煩而去

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
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
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
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
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于巧心或受欰于拙目彼瓊
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
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于
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于叩
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于胷
臆言泉流于脣齒紛威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
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

營魂以探賾頓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于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于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文選藝文類聚五十六

鼓吹賦

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于黃軒播威靈于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飆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宮備眾聲體僚君器飾聲成文彫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緻放嘉樂于會通宣萬變于觸類適清響以定奏期要妙于豐殺邈拊搏之所營務戛歷之為最及其悲唱流音怏悢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

稀音蹤躅于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沈、馬頓跡而增鳴、士嚬蹙而霑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樹之可榮、藝文類聚六十八 初學記十六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繩、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效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于編鍾、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胷吐、文選注作口吐胷納 水無滯咽、形微獨繭之緒、文選注作絲 逝若垂天之電、偕四時以合最、指昏

明乎無厭、能八極于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效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聰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攷斗厤之潛慮、測日月之幽精、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覩蟾蜍之棲月、識金水之相緣、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九、藝文類聚六十八、文選新刻漏銘注、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二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于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諸侯曰、昔者武王玄覽、造扇于前、而五明安衆、庶繁于後、各有託于方圓、蓋受則于箑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于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恆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于熱石、玉輅基于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

為麗，因體設而用鮮，彼皮骨之遊鵠，播鮮翔之倩倩，隱九皋以鳳
鳴，游芳田而沈見，飄颻逝而遠跡，超長年而久聊，累懷登于天羽，
挫千歲乎一舒，委由體以受制，奮隻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
細，秩長短，列不迴，稀不偪，發若蕭史之吹金籟，離若大容之羅玉
琯。于是使巨歐之工，拔奇木之餘，審機楗于造化，審貞則而妙觀，
移圓根于新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眞
贋，翩翩翩翩以微振，風颸遂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
其在于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
節，風無往而不滿，發芳塵之郁烈，拂鳴弦之泠泠，斂揮汗之瘁體，
洒毒暑之幽情。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侶南箕之
啟扉，垂皎曜之奕奕，含鮮飆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
非，皆委扇于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屈物而為之辭曰，伊鮮禽之
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性勁健以利口，紛箕張而雲繞，反寒暑于

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引凝涼而響臻、拂隆暑而□到、驅囂塵之鬱述、流清氣之悄悄、符瑰空以燭輪、道洞房而窈窕。書鈔一百三十四引六條藝文類聚六十九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六十六

列仙賦

夫何列仙之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閑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飡、遊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以容弄玉、洛宓江妃、覩百化于神區、覲天皇于紫微、過大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藝文類聚七十八

即絡幽于朝霞、御覽八

騰烟霧之霏霺。文選廣絕交論注

陵霄賦

挾至道之玄微、狹流俗之紛汎、颸余飾以遊檄、風扶搖而相予、倒

陋跡于介丘，省游仙而投軌，覬情累以遂濟，從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泳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懈，奚若然而逝流，日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際迄丁良辰而復緊，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藝文類聚七十八

織女賦

足躡刺繡之履。北堂書鈔百三十六

瓜賦

佳哉瓜之為德，邈眾果而莫賢，殷仲和之淳化，播滋榮于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近朱夏而自延，蓋修柔之莫莫，邈秀體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粲爛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參差，發彼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爚，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蘽之覃及，象椒聊之衍多，發金熒于秀翹，結玉實于柔柯，被翠景以自蔚，綴修莖而星羅，爾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桃，

黃瓤白縛，金釵密節，小青大斑，玄髓素腕，貍首虎蹯，東陵出于秦谷，桂髓起于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拋文以抱綠，或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飾，德弘濟于飢渴，道殊流于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斂，溫液內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八

桑賦并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爲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疏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茂根以下洞，矯千條而上征，豈民桑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繼豔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尺，崇條曼而會尋，希太極以延時，興承明而廢臨，甚飛鷃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惟厤數之有紀，極依物

以表德崇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跨百世而勿蘇超長年以永祀。藝文類聚八十八 御覽九百五十五

挺雅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文選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注

果賦

中山之縹李。御覽九百六十八

鼈賦 幷序

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頭方圓于規矩。徒廣肩以姑迷。循盈尺而腳寸。又取具于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于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俞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藕之垂房。藝文類聚九十六

總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文選陶潛詠貧士詩注 又頭陀寺碑注

薦賀循郭訥表

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于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云云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云云御覽六百

三十二作紫極
藝賀術部謝表

薦張暢表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與，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唯暢陵遲白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蹈碎瀏于暢名實。居之爲劇，前人未始有此。愚以爲宜解舉試以近縣。御覽二百五十三

詣吳王表

臣本吳人，請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爲郎中令。御覽二百四十八

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口見取。北堂書鈔

謝吳王表

殿下以臣爲郎中，命轉中兵郎，復以頗涉文學，見轉爲殿中郎。御覽二百十五

與吳王表

臣昔職在中書，詔命所出，臣本以筆札見知。北堂書鈔五十五引陸機集，又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末一句

禪文本草，見在中書，一字一蹟，自可分別。□□□引王隱晉書

見原後謝齊王表

臣昔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迫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第，雲哭泣受取，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

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

闕宮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虛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㠯獲免陰蒙避迴岐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㠯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㠯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

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榮、豈臣蒙垢含忿、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佇、謹拜表以聞、文選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息、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勸、節商以法、則游子歸、藝文類聚六十五

晉書限斷議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初學記二十一

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飄，甚于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鶩暗，文武寬施。猥蒙橫授，委任外幟，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藝文類聚五十九）

與趙王倫牋薦戴淵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字若思，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御覽作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聖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必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于輸珠，潤山之客，列于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之

言、呂人而廢、世說自新篇注引虞預晉書又見晉書戴若思傳御覽六百三十二

謝成都王牋

慶雲惠露、止于落葉、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與弟雲書九首

聽訟觀東作百丈許廊屋、御覽一百八十五

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水經穀水注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引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可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事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十七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晉書左思傳又御覽八百六引世說今檢世說無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猿、眞怪物也、御覽九百十案監徒疑有誤

天淵池、蓄山雞、甚可嬉、御覽九百十八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

一堂。御覽九百六十四

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御覽九百七十，又見大觀本草二十二

思苦生疾。文選文賦注

與長沙顧母書

痛心拔腦，有如孔懷。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九十七終